

姓名：黎冠延 黃婉茵

科目編號：CURE4158

期末論文

從楚文化出土文物了解蛇的象徵意義

一、引言

根據《史記·楚世家》指出「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咸陽。」引用此段典籍希望釐清「楚」的概念，本文所探討的楚文化並非只是其後演變先在春秋戰國時期訂立的戰國七雄楚國，而是作為位於「楚蠻」之地或附近同屬楚文化的諸侯國。在這種前提下，下文將會先從文獻了解楚文化對蛇的形象、理解及轉變，另外將會從同屬楚文化的諸侯國墓穴中所出土的文物，特別是按照他們的特徵去理解楚文化對蛇的理解及觀念，如何對應文獻中蛇的理解。本文將會分為五部分，當中為一、楚文化的所在；二、楚文化對於蛇崇拜的民族因素；三、楚文化文物如何體現蛇的保護形象；四、楚文化對於蛇崇拜的地理因素，以及五、楚文化文物如何體現蛇的恐懼形象。

二、楚文化的背景

正如上文提到，楚文化所指的並非只是指西周戰國時代的楚國，甚至其他諸侯國都有一種楚文化的體現。從商朝開始，殷商人會稱祝融的後代為荊，在《詩·商頌·殷

武》中指出過「維女（汝）荊楚，居國南鄉。」當中的南鄉所指的是中國中原南部的大別山等地，在殷人不停向南方推進的時候，同時也是將逼使荊人進入大別山以南的漢水的地方（張正明，1987）。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作為楚文化來源的荊人在中原南方廣泛分佈，直至在荊人的其中一位後代鬻熊（即熊繹祖先）開始事奉周天子¹，令他們的家族得到楚地，成為楚國的先祖。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荊人已經分佈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地附近，以下文所引用的例子曾國為例，曾國墓穴的遺址位於現今湖北葉家山，正正位於大別山附近，而撇除地理原因，在曾國墓葬中也找到了陪葬品刻有「左右楚王」的銘文。由此可見，曾國必定與楚國存有一定的關係，但是未知是地理因素或政治因素令楚文化進入曾國，令楚文化體現於其墓葬當中。故此，楚文化的痕跡能夠從不同地方可見，以下將會選取幾個與楚文化有關的墓葬，使用不同的文物加以解釋楚文化對蛇的理解甚至變化。

三、楚文化對於蛇崇拜的民族因素

上文曾經指出楚國的先祖為荊人，而荊人自稱為祝融等神明的後代，故此在了解楚文化對蛇崇拜的現象能夠從他們的祖先入手。在此先簡單介紹楚文化的宗教信仰，楚文化與其他文化不同之處在於其他們對鬼神的態度，同時期的周人事鬼敬神而遠之，但楚人則事鬼敬神而近之，同時他們更對祖先的鬼更為敬重（張正明，1987）。在這種的前提下，楚文化的宗教上認為祖先會體諒他們，協助他們甚至保護他們。在了解楚人對祖先崇拜的看重後，作為祝融後代的楚人衍生出他們出現對蛇崇拜的習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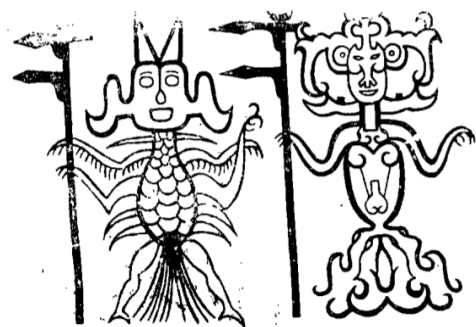
¹《史記 楚世界》：「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中國古代人對於蛇的崇拜最早能夠追溯至女媧的神話，根據郭璞所注的《山海經·大荒西經》指出「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由《山海經》的描述中可以得知，女媧作為中國傳統創世神話的主角，她的形象為人面蛇身，令當時先民對蛇有一種獨特的尊敬（郭璞，1989）。而追溯到楚文明的先祖祝融，按照《山海經·海外南經》的記載「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學者認為龍這種神話生物屬於蛇的衍生及美化，所以祝融所乘的龍能夠聯想為乘蛇（黃瑩，2014；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1）。除此以外，有關於祝融的記載更加能夠在史書發現，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了「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在這裡的祝融為官名，被帝任命操控火。同時透過「融」的象形文字，我們能夠得知有兩部分組成此文字，其一為「鬲」，其二為「虫」，前者為炊器，後者為蟲蛇之意（黃瑩，2014）。祝融作為楚人的先祖，除了有操控火還有蛇蟲之意思，而上文提到楚文化有崇拜祖先的宗教習俗，故此對蛇的崇拜作為先祖祝融的特徵實在是無可厚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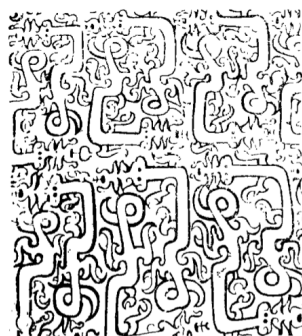
四、楚文化文物如何體現蛇的保護形象

對於楚文化崇拜蛇的形象能夠從文獻中得到一定的理解，但是在屬於楚文化墓穴我們能夠得知楚文化把蛇當作墓穴守護者，此項論點能夠從文獻發現。首先，從《山海經·海外東經》中指出「漢水出附禺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於陰，四蛇衛之。」帝顓頊為楚人的祖先（黃瑩，2014）。在這裡的記載能夠得知蛇會在帝及嬪埋葬的地方出現，而他們的出現就是擔任墓穴守護者的角色，可見蛇的保護在社會貴族階層內出現，能夠推斷出蛇的保護為當時社會的貴族正統文化。除此以外，蛇於古代也有一種強力的形象，於《禮記·曲禮》中記載「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

無能敵此四物。」在這裡能夠從字面的意思理解，蛇的毒於龍及虎的兇猛齊名，甚至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於他們匹敵，由此可見古人對蛇的現象十分正面，甚至是強悍得能夠保護人類於死後世界的活動及墓穴。故此，在上文的分析下，從楚文化墓穴出土的文物突顯了蛇的保護形象，以下將會抽取位於湖北葉家山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曾侯乙內棺以及湖北江陵兩台山471楚墓的彩繪木雕蟠蛇卮作例子。



圖一



圖二

首先，在湖北葉家山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曾侯乙內棺長2.5米、頭寬1.27米、足寬1.25米、高1.32米。在內棺的圖案中，能夠見到幾位武士手持武器向外面（圖一），另外也能夠從內棺的周圍見到密集的蛇形圖騰（圖二）（郭德維，1989）。在曾侯乙墓內棺的圖案並且結合楚文化的習俗，能夠推論棺木上手持武器的武士以及蛇形圖騰都是執行相同使命，就是守護在棺木中的死者。而在楚文化的宗教傳統下，蛇在這裡作為祖先的化身，寓意除了在物質世界守護死者，更加貼身跟從死者到死後世界，這種尋求祖先的庇護為楚文化尊敬祖先的手段，製造這個內棺的人理應從這個方向構想。



圖三

另外，在湖北江陵雨台山471楚墓中發現的彩繪木雕蟠蛇卮與曾侯乙內棺有所不同，它作為陪葬物隨葬，其口徑11厘米、底徑10.8厘米、身高16.6厘米、通高20.9厘米。作為酒器的蟠蛇卮蓋上刻有八條相蟠的蛇，整個器皿共刻有20條蛇（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1984）。當中可以留意的是刻上的蛇未有呈現兇惡的形象，反而是二十條蛇和諧地纏繞一；其次，彩繪木雕蟠蛇卮在陪葬物中歸類為酒器，只是以一個擺設的形式放置於墓穴中，守護在墓穴中下葬的死者。此項文物與上文介紹的曾侯乙墓規模有所分別，因為同地方發掘到大量墓穴，所以大致能夠推斷出死者並非像曾侯乙是一位高社會地位的貴族，有機會是平民或下級貴族墓葬，並非因為蛇的崇拜地位受改變而令這項文物的規模減小，蛇依然以陪葬品的方式守護洞穴的死者。

五、楚文化對於蛇崇拜的地理因素

於楚文化中，蛇的象徵意義不單止是保護，同時也是破壞、死亡的象徵。由於「楚」地草木生長茂密，沼澤和湖泊較多，天氣也較為溫暖和潮濕，所形成的地理環境正好適合蛇所棲息。而《楚辭·大招》也指出：「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描述了南方（楚地）的地理特徵和說明南方是蛇類的棲息地，因此，楚人遇見和接觸蛇的機會也較多（黃瑩，2014）。然而，起初的楚人對蛇的生物特性並不了解，認為蛇能夠殺害比自己體型更大的動物（包括人類）乃是因蛇擁有神秘力量，也認為蛇在保護祖先免受外界影響才會於祖先墓地出現，故此，楚人對蛇抱有敬畏之心，也視之為擁有神秘力量的保護神。但後來，由於楚人的生活經常與蛇有所接觸，生命安危也受到蛇的攻擊和威脅，加深了楚人對蛇的恐懼，原本的敬畏之心慢慢轉為「畏敬之心」，對蛇的畏懼大於對其的尊敬。然而，當人類接觸蛇的時間越長，對蛇的認識也隨之加深，明白到蛇的特性，對蛇的恐懼也因而減少，並開始與之對抗、征服，或甚至能夠馴服蛇，並使用蛇的神秘力量。《論衡·福處》也曾記述：「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講述了人對蛇的恐懼，並認為蛇的出現會為人帶來死亡，因此把蛇殺死。而這事件正好反映人雖然懼怕蛇，但把恐懼轉為對抗，並以殺蛇的形式從而克服恐懼（田鴻飛，2019）。除了人殺蛇的手段外，透過大自然的觀察，楚人得知鳥類是蛇的天敵，能夠捕獵和驅逐蛇，為了祈求平安，楚人也會以鳥踐蛇、啖蛇的圖案從而對抗蛇所帶來的死亡和災難，故此不少楚文化出土的文物也能看見鳥捕蛇、啖蛇的圖案，下文也會選取兩個楚文化不同的文物並加以闡述如何透過該文物了解楚人對蛇的恐懼並對其加以抗衡（陳程、長江大學文學院，2015）。

六、楚文化文物如何體現蛇的恐懼形象



圖四

楚文化出土的文物中，其中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彩繪漆木雕小座屏（圖四）是楚人以鳥類對抗蛇的證明之一。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彩繪漆木雕小座屏又名為彩繪漆木雕小座屏，出土於1965年中國湖北省荊州市江陵望山一號墓，現已收藏於湖北省博物館。彩繪漆木雕小座屏屬戰國時期的木雕漆器，高15厘米、長52厘米、厚3厘米、闊12厘米，形狀為長方體，並以浮雕和透雕的雕刻的技術雕成動物的形象，再以彩繪（黑漆為底色，並用朱紅色、灰綠色、金色、銀色等加以彩繪）增添色彩。彩繪漆木雕小座屏中的動物形象正好反映出楚人對蛇的恐懼並雕刻以蛇的天敵——鳥類，與之抗衡，內框中有51隻動物，當中包括：37條蛇、2隻蛙，以及鹿、鳳雀各4隻；其圖像則左右對稱。當中尤其重要的是動物之間的形態和互動，於雕塑中，四隻鳳雀都以啖蛇的形態出現，兩爪則是緊握着蛇；另外四隻鹿則分為左右兩旁，互相對視，並踐踏着蛇群；而另外兩隻青蛙則是呈現正在吞食蛇的動作，各種動物的形態也是對是與蛇抗衡，或是攻擊蛇的行為（湖北省博物館，2019）。這正好反映出楚人對蛇的厭惡，並以各種動物驅逐蛇，從而減少蛇對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亦反映楚人對蛇的恐

懼，因此才刻畫可制衡蛇的動物於裝飾品上，除了以此作為裝飾圖像，更是視之為對抗蛇的吉祥物，希望透過小座屏的裝飾為使用者辟邪驅惡，保護使用者的安危，有吉祥之意（陳程，2015）。



圖五

除了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彩繪漆木雕小座屏外，楚文化出土的文物中「展翅攫蛇鷹」（圖五）也能夠反映出楚人對蛇的恐懼並以鳥類與蛇抗衡。「展翅攫蛇鷹」出土於1933年安徽壽縣李三孤堆楚墓，現已收藏於安徽博物院。「展翅攫蛇鷹」屬戰國時期的青銅器，高17厘米、長24.7厘米，以青銅冶煉技術鑄造做出應捕捉蛇的形象。

「展翅攫蛇鷹」是大鷹伸首並展開翅膀飛翔的形象，翅膀和鷹尾則以羽紋為紋飾，雙爪則捉緊一條兩尾蛇，乃是鷹捕獵蛇的情景，也是人利用鷹與蛇對抗的表現之一（安

徽博物院，2021）。正如上文所言，由於蛇為人帶來危險和死亡，使人對蛇產生恐懼，因此人以蛇於自然界的天敵——鳥類，與蛇抗衡，也是人克服蛇所帶來的恐懼的表現之一。此外，「展翅攫蛇鷹」的鷹蛇比例比真實的比例更為明顯和誇張，以比例與其力量互相掛鉤，刻意描繪蛇較小的印象，也是企圖弱化蛇的能力及其為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同抑惡揚善，以能力更的鷹來抑制蛇對人的威脅，同樣有趨吉避凶的目的，有吉祥之意（田鴻飛，2019）。

由以上兩個不同楚文化出土的文物可得知，楚人對蛇的態度偏向負面。由於蛇會為人類帶來生命的威脅，甚至死亡，楚人也因此懼怕蛇的出現。然而，透過對大自然的觀察，楚人明白鳥類是蛇的天敵，能夠捕獵蛇，因此楚人利用鳥類作為對抗蛇的工具，由以往恐懼的態度轉為對抗，因此以各種鳥類捕蛇、啖蛇、抓蛇的形態說明人能與蛇所帶來的恐懼抗衡。因此，以上的文物既是反映了楚文化中蛇乃屬恐懼的形象，也指出楚人對蛇的恐懼由逃避轉為對抗，並以鳥類抗衡蛇的力量，甚至出現想征服蛇嘅表現。

七、總結

總括而言，於楚文化中，蛇有兩種不同的象徵意義，其意義是對立和二元的存在。楚文化既認為蛇是祖先的化身，是墓葬的守護神，呈現正面又為人們帶來保護的形象，因而對蛇存有敬畏之心，並產生蛇崇拜的信仰；與此同時，楚文化中亦認為蛇

是災難和死亡的象徵，人與蛇的相遇，會為人帶來生命的威脅或甚至死亡，使人恐懼蛇的出現。然而，隨著楚人與蛇的相處愈多，愈了解蛇的習性，楚人對蛇的態度由恐懼轉為對抗，甚至征服，並以大自然的法則，利用蛇的天敵——鳥類和蛇互相抗衡，因此於楚文化出土的中經常有蛇與鳥的出現。而這種對信仰心理的轉變如同現代人對信仰的態度，楚人因為對蛇的了解加深，明白到蛇於墓葬出現並非想保護墓主人，而是明白到蛇的習性是於陰暗的地方居住和生存，因此削弱蛇以往的神聖和神秘力量，然而蛇對人的威脅仍然存在，人對蛇也心存恐懼，因此以自然界的天敵鳥類與蛇作為抗衡；相觀現代社會，由於人對世界的認知越來越多，明白到宗教的出現並非對世界萬物的解釋，也了解到宗教主要為人的心靈帶來安慰，而非在於其真實與否，因此削弱了宗教的神聖性，並嘗試以現代科學和科技與之互相抗衡，這也是人恐懼宗教的存在和不願意相信宗教的表現，如同楚人恐懼蛇般似的，因此宗教於現今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力越來越細，人對宗教也失去了以往的神聖和敬畏。

參考資料：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1）。《海外南經》。取自：
<https://ctext.org/shan-hai-jing/hai-wai-nan-jing/zh>

田鴻飛（2019）。〈兩湖地區考古發現的楚國蛇圖像研究〉（碩士論文）。取自：
<https://oversea-cnki-net.easyaccess2.lib.cuhk.edu.hk/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 name=CMFD202001&filename=1019073066.nh&v=IVsxT4m548v7e7Wc8I9mKeaSg0XOBAG%25mmd2FmPeuIA0uXv7J29B8y1U1MB2nBCC9f%25mmd2BTC>

安徽博物院（2021）。展翅攫蛇鷹。取自：
<https://www.ahm.cn/Collection/Details/qtq?nid=137>

郭德維（1989）。〈曾侯乙墓墓主內棺花紋圖案略析〉。《江漢考古》，(2)，74-84。

郭璞、畢沅（1989）。《山海經》，1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程、長江大學文學院（2015）。〈考古資料所見楚文化對蛇的崇拜與征服〉。《紅河學院學報》，13(6)，66-69。

張正明（1987）。《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1984）。《江陵雨台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黃瑩（2014）。〈論楚文化對蛇的信仰和恐懼〉。《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7（1），16-24。

湖北省博物館（2019）。戰國·彩繪木雕小座屏。取自：<http://www.kgzg.cn/a/466.html>